

清晰的 不只是笔迹

本报记者 田勇 文并摄

行记

山东聊城，东昌湖畔。一曲《说句心里话》，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里低低回荡。这是孔繁森生前最爱听的歌。歌声穿过展厅，落在方玻璃展柜上。展柜里陈列着

他殉职前的“绝笔”。我们细细观看，蓝色钢笔字，密密麻麻，从国道维修到口岸建设，从救灾款落实到经济发展规划修订……孔繁森的“心里话”，就这样铺展在参观者面前。

从聊城市区向西，大约20公里，就是堂邑镇五里墩村。初夏的鲁西平原，空气里是那种很实在的麦香。孔繁森的家乡到了。这里曾是盐碱地上的贫困村。经过数十年发展，早已甩掉穷帽子：平整的公路像毛细血管一样密密铺开，昔日芦苇摇曳的盐碱地上如今麦浪翻滚。聊城市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也拔地而起。记者在村口见到了李光，聊城市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副主任。2019年，他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主动请缨，到五里墩当驻村第一书记。“为啥来？”记者问。“在纪念馆工作了25年，天天讲孔繁森的事迹，总觉得还不够。”他指指脚下的路。“我觉得，自己应该到他的家乡干点实事。”李光干的第一件实事是水。五里墩村紧挨着马颊河，可河水苦咸，吃水浇地都难。“孔书记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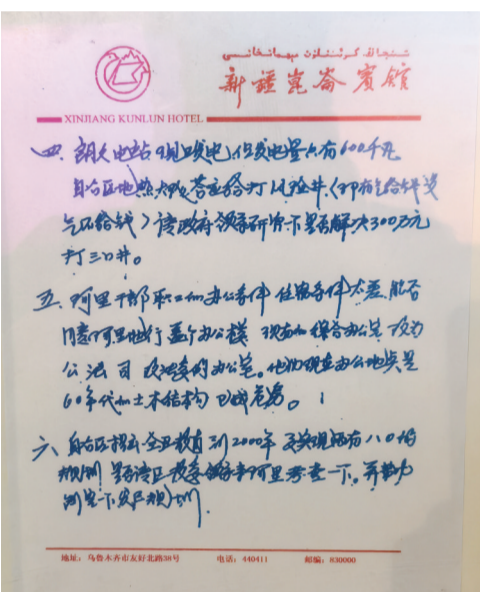
过，在落后地区，说一万句空话不如干一件实事。”李光跑水利部门，打深水井，铺管道，让家家户户喝上了自来水。他还协调交通运输部门，开通“红色之旅”公交专线，由纪念馆直达五里墩村。李光说得实在：“跟孔书记比，我这点成绩不算啥。我就是学他——他守阿里，我守五里墩。”村容村貌变了，可村民对孔繁森的怀念一点没变。村口老槐树下，80多岁的孔祥印正蹲着拾掇农具。看见记者，他站起来，用衣角擦擦手上的泥。“村里八成人都姓孔，我跟孔繁森是发小，按你们东北话，叫老铁。”孔祥印家的挂钟“嘀嗒嘀嗒”响着。他慢慢说：“孔繁森生在1944年，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，鲁西闹饥荒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他后来常说，是党让他家过上了好日子。这话，他是掏心

窝子里说的。”孔祥印讲了一个细节：孔繁森的闺女孔静在回忆文章里写过，奶奶剩下的饭，家里人都倒掉，但只要父亲在家，剩饭他都拿过来吃了。“孝不孝？”孔祥印对记者说，“真孝。可就是这么个孝子，母亲年迈，媳妇体弱，子女年幼，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一边是可以照顾家庭的副县级干部岗位，一边是条件艰苦的高原。”他望着老槐树，声音有些发涩，“要是你，你咋选？”记者没接话。他接着念出了孔繁森写下的18个字：“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，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。”做出进藏工作决定后，孔繁森在工作笔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谁没家庭？谁无妻子老小？如果以此为理由不去西藏，党交给的援藏任务谁来完成？”

离开五里墩村时，孔祥印的话一直盘旋在记者脑海中：“要是你，你咋选？”带着这个问题，记者找到了王巍。他是聊城市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主任、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。王巍研究孔繁森多年，自己当过援青干部，在青海高原待过3年，对“海拔”这两个字有切身体会。记者开门见山：“您研究孔繁森这么多年，哪些事是您印象最深的？”王巍想了想，说：“太多了。”“1979年4月26日，孔繁森第一次进藏。”到日喀则报到后，地委改派他去岗巴当县委副书记。岗巴是边境县，海拔4700多米，空气含氧量不到内地的一半。王巍说：“在内地喘一口气，在那儿得喘两口。下一次乡，最远的要走10天。”孔繁森到岗巴后，发现农牧民缺医少药，就自己掏钱买药，装个小药箱背着。帐篷里、草地上、牛羊圈旁——走到哪都有藏族老乡围着，等他听诊、打针。1980年，岗巴雪灾。孔繁森骑马下乡时坠马，一只脚挂在马镫上，被拖了几十米，昏迷在山沟里。藏族群众用门板做了副担架，抬着他走了30多里路，把他送到县医院。他昏迷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。

1992年年底，第二次援藏期满，是走是留？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孔繁森为阿里地委书记。阿里，全国唯一不通公路、不通电的地区。从拉萨到阿里没有一公里柏油路，邮局的手摇电话只

能通到拉萨。因为没通电，地委机关用柴油发电机，每晚只供两三个小时的电。面对调回山东还是继续留在西藏，孔繁森毫不犹豫地从组织安排。王巍告诉记者：“赴任阿里，工作和生活条件比岗巴还要艰苦。看到阿里的落后局面，孔繁森心急如焚。他上任伊始就高调研、找路子、做规划，用实干推进阿里的发展。”在阿里工作期间，孔繁森有1/3的时间在县乡度过。饿了，吃一口风干的牛羊肉；渴了，喝一口山上的雪融水。长时间骑马下乡，腿磨破了，裤子和血肉粘在一起。不到两年时间，全地区106个乡，他跑了98个，行程8万多公里。孔繁森在阿里时还有“四个必到”：必到敬老院，必到学校，必到边防哨卡，必到贫困牧民家庭。一年多时间，阿里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37.5%。1994年年初，一场特大雪灾突袭阿里，本就贫困的藏族群众雪上加霜。为了救济受灾群众，孔繁森顶风冒雪，翻山越岭，第一时间深入灾情最重的革吉，改则两个县。看到瑟瑟发抖的乡亲，冻得倒毙的牛羊，空空的糌粑口袋，这位山东大汉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半个多月，他走进一座座帐篷，把牧民的受灾情况记在日记本里，把每份救灾粮款送到牧民手上。孔繁森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他对百姓的关切。



孔繁森殉职前写下的便笺。

1994年11月14日，孔繁森与同事离开阿里，沿新藏公路向乌鲁木齐出发。此行的目的是与新疆开展经济协作。同月24日晚，在完成赴疆各项任务后，孔繁森在昆仑宾馆宿笔疾书。他让即将启程返回拉萨的自治区党委常委陈汉昌，把这些事带回给自治区党委研究、协助解决。交通能源建设、教育规划……12条亟待解决的问题，密密麻麻写了4页纸。写完，已是凌晨3点。11月29日，他前往塔城的巴克图口岸考

察。路面结冰、车辆失控……孔繁森因公殉职。谁也没想到，那4页便笺，成了他生命最后的绝笔。人们料理后事时，发现两样遗物：一是他身上仅剩的8元6角钱，二是那份在昆仑宾馆写下的“绝笔”。追悼会上，藏族同胞手捧哈达，失声痛哭。一副挽联这样写道：“一尘不染，两袖清风，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；二离桑梓，独恋雪域，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。”

采访最后一天，记者又去了基地。李光正在忙。记者问他：“您在纪念馆讲了25年，后来又回到五里墩驻村，现在回到基地工作。您觉得自己从孔繁森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”李光想了想，说：“是一种活法。就是你当这个官，到底是为谁干的。”当年孔繁森在便笺上写下的12条愿望，如

今都已实现。2010年，昆莎机场通航，阿里结束了没有航空运输的历史。他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的牧区，现在乡乡有卫生院、村村有卫生室。纪念馆里，《说句心里话》的旋律还在回荡。展柜里那4页便笺，蓝墨水清晰透亮，像昨天才写上去的。

海棠依旧

本报记者 田勇

五里墩村，村子不大，全村大部分人都姓孔。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，村路延伸到尽头，就是孔繁森同志故居。这里的人们说起孔繁森，语气是不一样的：没有“英雄”两个字的分量，倒像是说一位出门许久未归的亲人。村口的老人至今还会说：“繁森这个人，从小就仁义。”走近孔繁森同志故居，与旁边村民家没啥两样。要不是门口挂着几个锃亮的标牌，都不会想到这就是一名厅级干部的家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不大的院落一览无余——北屋正房四间，西厢房两大间，院中两棵海棠。每天清晨，这扇木门都会被打开，风吹海棠树，沙沙作响。看门人叫孔祥兵，是孔繁森的侄子。他拎着那把旧扫帚，从北屋扫到西屋，从院里扫到门口，这是他的日常。孔祥兵说：“秋天里，树上会挂满海棠果，叔叔要还在一定很高兴！”西厢房是后来按原样重建的，最早是土坯房，紧挨着大门的第一间是厨房。“俺叔牺牲以后，这里改成纪念馆所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北京的，省里的，市

里的，都有人来。有老人，有青年，更多的是孩子。”孔祥兵说道。孔祥兵不太会讲大道理，但他爱讲以前的事。知道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，孔繁森会默默地去拉风箱。伴随“吧嗒吧嗒”的风箱声，灶膛里火苗蹿动，映在孔繁森那张稚嫩的脸上，那是朴素的孝顺。有人问，孔繁森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孔祥兵的答案只有一个：好人！其他人也不会讲大道理，他们记住的是另一件事。在聊城当干部时，孔繁森的车永远不进村，总是远远停在村口，自己走着进村。正房里，一张八仙桌，两把旧圈椅，静静地安放在那里。西墙上，挂着一幅照片，孔繁森在给母亲梳头。孔祥兵每次擦拭照片时，仿佛都会听到母子的对话：孔繁森一边用手摩挲着母亲稀疏的白发，一边贴在母亲耳边，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娘，儿又要出远门了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”“不去不行吗？”坐在轮椅上的母亲轻抚着孔繁森的手。“咱是党的干部，得给公家办事儿啊。”说完，孔繁森含着泪水，给母亲深深磕下一个头。每年11月29日，村里都组织去孔繁森纪念馆，孔祥兵也会去。“我不烧纸，也不摆供，就在墓碑前静静地站着，跟俺叔说几句心里话。”孔祥兵说，那天纪念馆里人最多，有干

部、学生、老人、青年、孩子。他会在心里默默念叨：“这么多人惦记他，这就值了！”“我有时候也想，俺叔还要活着，今年有82岁了。82岁的老头儿，拄着拐棍，还能不能从村口走到家里？”孔祥兵说道。他只知道，第二天的清晨，他依旧还会打开那扇木门；那把扫帚，还会从北屋扫到西屋，从院里扫到门口。静静等待海棠结果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期待与孔繁森重逢。

能帮一个是一个

本报记者 田勇

孔繁森去世近30年后，聊城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爱心基金，在悄悄运转。没有大额捐赠，没有企业赞助，钱从哪里来？聊城市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工作人员的讲课费、出书稿费、文创产品收入。几十块、几百块，一点一点攒。2022年，基地在聊城市慈善总会设立了“孔繁森爱心基金”专用账户。基地主任王巍说，3年下来，账上存了十多万元。钱不多，但每一笔都花得很仔细。基金原本计划救助孤儿。工作人员走访后发现，情况跟想的不一样。“现在政府对孤儿保障得很好，一个孤儿每月能拿1000多块钱，基本生活不成问题。”王巍说，“反而是那些父母生病、因病致贫家庭的孩子，日子过得更苦。”他随即调整了基金使用方向，从救助孤儿转向救助贫困儿童。这些孩子不是孤儿，但父母一方或双方重病、残疾，家里没了主要劳动力。资助规模在慢慢扩大。从最初每年6个，到8个，再到10个，去年救助了11个。王巍说，今年想再增加一批，争取资助20名贫困学生，每人每年2000元。“虽然不多，但能让孩子们觉得，还有人惦记着他们。”孔繁森在西藏时，收养了3个藏族孤儿。如今，这份大爱以另一种方式在故乡延续。“孔书记把西藏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没那么大的能力，但能帮一个是一个。”王巍说。



孔祥兵是孔繁森的侄子，多年来，一直守护着孔繁森同志故居。

